

汤 涛 汤君逸 © 著

和愛 的頌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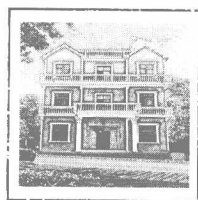
AN ODE TO HEAI TOWN



上海三联书店

和愛 的頌歌

AN ODE TO HEAI TOWN



汤涛 汤君逸◎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爱的颂歌/汤涛,汤君逸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ISBN 978-7-5426-5560-8

I. ①和… II. ①汤… ②汤…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2713 号

和爱的颂歌

著 者 汤 涛 汤君逸

责任编辑 钱震华

装帧设计 魏 来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http://www.sjpc1932.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33.5

书 号 ISBN 978-7-5426-5560-8/I·1128

定 价 68.00 元

自序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经常耽想在文学上有所作为。

可文学这厮，却每每扮作天边的云彩，总在远远地躲着我，甚至做出奚落的表情。

简直不可救药，我竟然执迷于它的匿藏，享受着它的揶揄。

世上最有趣又揪心的事体，大概莫过于对一件事物的孜孜矻矻。就如耕种者期盼稻穗，孤独者渴望温情，异乡人巴望炊烟，而文学注定成为写作者抹不去的乡愁和不二归宿。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文字结集，为阶段性的部分创作成果，前后跨度二十余年。自始龀之年以降，我与文学创作，如影随形，无论是在故乡的祖屋、熙攘的街市，还是在寂寥的戈壁、闲美的原野，或是在尺牍和授业的劳逸之间，写作已然成为最长情的陪伴，内化为一种生活存在。

这本结集，有小说、散文、文论和诗歌，有些曾经发表，多数是累年创作的精选陈酿，系首次面世。这些文字，从赣鄱平

2 和爱的颂歌

原一个叫和爱的地方出发，横渡湖江，跨越山丘，漂洋过海。文集的出版，姑且是写作者对童年的脱帽致敬，对青春的顾盼流连，对世间风物的嬗变观照。同时，更是成年的我与少年写作者汤君逸之间的遐迩一体，惺惺相惜。

约翰·厄普代克说：“写作确实是一门美好的艺术。”“我只是对人生之迷惑感兴趣。我何以来到这个世界？我为何是我而不是你？”时间在纸页上缓缓流淌，无论是热望、哀愁、纯真、孤独还是欢娱，惟想在文学的云彩之上，写作的心灵能够不停地低吟浅唱或欣欢颂歌。

最后，感谢翘首期待本书问世的家人、朋友和读者。

目 录

卷一

你是安静的乡愁,我爱你至柔的法度

少年和爱	3
小镇西犯	32
事发半夏	42
自由中卫	55
拔腿就跑	85

卷二

山河故人,踏莎行处觅心安

野野的湖	123
扁舟寻楼	132
布衣南通	142
发现徽商	151
契阔湘西	160

2 和爱的颂歌

京华征象·····	168
圣地秘境·····	179
忘却的纪念·····	190

卷三

越陌度阡，吾紧紧怀抱和爱

西飞三城·····	207
宫廷拜会·····	218
范塔斯斗牛·····	227
脚入马镫·····	235
平安京·····	242
亲历暴走族·····	249
耕友寮·····	260
问题与判断·····	270
漫画大师·····	286
传芭代舞·····	296
哲匠·····	303
奢望主妇·····	307
工业化下的蛋·····	313
Aloha 阿罗哈·····	322
八情状·····	333
好吃的菜·····	344
贝壳丁当·····	352

卷四

一群思南的水鸟,飞向它们的湖泊

蛇精格非·····	357
一个人留给她的影响·····	365
被遮蔽的王伯群·····	373
汪辜会谈·····	384
纷纷讲座·····	392
本色国文·····	397
鲜衣怒马·····	402
温暖梦境的河流·····	409
古阆美阆·····	415
余不跟风·····	419
嘎公的碗水曲·····	423
盗亦有道·····	430
感师恩慢·····	438
一弦清一心·····	441
落尽梨花·····	444
卷春空·····	447
悲悯与救赎·····	449

卷五

让我全部的生命,反哺永久的家园

恋园的白鸟·····	469
------------	-----

4 和爱的颂歌

这横山·····	471
生日消息·····	473
雪地上的七行诗·····	475
孤旅·····	479
八大山人·····	483
高醉·····	486
白色夜归·····	488
兄弟,开开门·····	490
无果树·····	492
南乡子·····	494
猎狩·····	497
记梦·····	499
零传说·····	501
第六根琴弦·····	506
掌纹·····	509
南马·····	511
擦肩而过·····	513
探春令·····	516
怀念五月·····	520
守望离别·····	524

卷一

你是安静的乡愁，
我爱你至柔的法度



少年和爱

第二天晌午，童川笃笃地准时敲响了我的窗户。

我把脸贴着玻璃，食指比划着说：“快，走老地方。”出现在我小屋门槛的时候，童川怀里正抱个西瓜，短裤斜在一边，黑黑的肚脐眼露在外面。

他像玩着皮球，把西瓜向空中抛了一个弧线，然后用土布背心擦拭西瓜皮上鲜润的泥渍。

童川朝我努努嘴说拿刀拿刀。

没有像往常那样，童川把西瓜切成莲花状，而是在瓜上捣了个三角洞，然后从短裤的屁股袋里掏出一包烟盒，烟盒里裹着一大坨红砂糖。童川对我说，把砂糖灌进瓜瓢里，半天后，瓜瓢化成水，甜死你。

我嘻嘻地谄笑，抱过西瓜，屁颠屁颠地把它藏在床底下的脸盆中，上面覆盖一块木板。

童川习惯地在我的书桌前转悠了一圈，抓起一把棋子，说：“我们下棋吧。”

我们下的棋叫西瓜棋。这种棋布局很简单，对弈双方各执六子，只要把对方的棋子围堵得没有活路，对方就算死子。最先吃完对方棋子的为赢家。

我执黑子，童川执白子。童川十岁，我比他小三岁，所以每次都是让子棋。

这一次我提出抗议，认为这不太公平。

童川说好好好这次就依你，不下让子棋。

对抗、阴谋和诡计像空气一样，流行在我们的棋局上，棋至中盘，我方略显优势。我抖着小腿，捏着自己的鼻尖（我得意，就做着这些动作，至今仍保留这个习惯），不怀好意地看着童川，他却不动声色。当时我在想，童川的心情，肯定像窗外的烈阳，白花花地噉噉乱响。这时，一只老鼠探头探脑，窥视着脸盆里的西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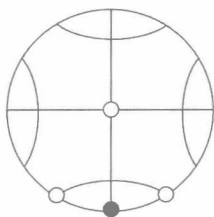
我得意地跳起身，对童川说，“床底下有个老鼠洞，西瓜有危险，怎么办？”

童川伸出他颇长手指，朝下做了一个砍的动作，说：“干，掉，它！”

西瓜被切成半球状，瓜瓢透出土地的温热，填进了我们的嘴里。我们哼哼哈哈地腾出手，继续与对方厮杀。

十年后，在我去东海边的大城市谋生时，我仍然在想着这盘残局，我之所以如此耿耿于怀，除了与童年的记忆有关，主要因为这盘绝杀局，幽冥之间，暗示着一场命运的变化多端。

只要童川白子往下一压，我就输定了，如图：



(西瓜棋：我执黑，童川执白)

可等了整整一个夏季，我都不见童川往下推压的手势。

夏日的中午，童川母亲叫他回家的声音，和他仓皇奔蹿的脚步，咚咚咚如那天午后的一场雷雨，在我目力所及的地方，遍地淋漓。

童川母亲喊他回家的声音，沙哑而寥伤的悠长，把知了的聒噪都压低了三分。他走后，下了一场暴雨，这场暴雨是我到达和爱镇罕见的一场雨。

在我准备关窗的时候，我被肆虐的暴雨震慑呆了。所有的植物，特别是茂繁的树枝，和呈青褐色的芭茅，都被迫朝一个方向俯冲，地面流淌着泛滥的雨水，屋顶层层叠叠的瓦片都不堪抵挡，室内细雨纷纷。

在我伫立窗口的时候，窗户斜对面的屋里，连拐带跳地跑出一条黑影来，他的头朝他奔跑的相反的方向时断时续地张望。后面好像有人追赶，跑进雷雨的原来是童川——他的土布背心的胸前，印着一个红彤彤的“6”号数字。

随着一声断喝，他像被一种魔法震住，迅疾而僵硬停止正在奔跑的脚步。

暴雨在童川脚步的周围和头顶溅起濛濛水雾，他的手不

时地掠过眼睛，以防雨水蒙住视线。

童川准是又挨了他父亲的打。

他挨父亲的打已经不是第一次，他的父亲每次下手都很毒。

记得有一次，童川想要去钓鱼，但没有鱼竿。他跑到和爱镇西头的左顺公家讨竹竿，左顺公翻着白眼对他说，我的竹竿从不白给人的。

童川摸着空荡荡的口袋，很是悲观，然而还是拍拍胸脯说：“我明天给你送钱，行吗？”

“我还没有给人赊过账呐。”左顺公挪过一把竹椅，从腰间拔出一支镀银的烟管说。

“那我给你现钱，总行吧。”

左顺公瞟了童川一眼说，“五毛一根，一块钱三根。”

“好，你等着，我取钱去。”童川说。

左顺公喷着烟圈：“臭小子，快去快回。”

童川一步一缩，退出左顺公的视线，然后一闪身——他不是回家，而是朝左顺公屋后的竹林方向猫腰蹿去。

童川从竹林中挑选了一根最合意的竹竿。他迅速掏出一条小钢锯，在竹子根部疾速地锯动。生活中的有些事情童川是怎么也无法预料到的，当他感觉到右后背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掠空而过，接着左后背同样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产生时，童川是万万不能设想，这是他父亲用竹鞭在打他。

意外的灾难，顿时使童川联想到左顺公那张恶狠狠的老脸。他此刻只有语言求救实行自卫：“别打我，左公公，我不偷

你的竹子，我会付你钱的”。

“你还有钱？嗯，哪里来的钱？”童川的手卡在竹子根部，钢锯条“嘎嘣”拦腰折断。

熟悉的诘问声，使他神经质地一个翻身，像特务被抓，仰天跌坐在地上，凄厉的一声哀求：“爸，下次我再也不敢啦！”

童川被他爸抽打后，躲在我的竹床上躺着，我用青纱布给他按摩了将近一个下午，两条倒八的鞭痕，让他睡觉时疼痛得变了脸型。

行文至此，我想我有必要中断一下目前的叙述，说说我自己与和爱镇的关系。

我七岁那年寄养的地方叫和爱镇。

这座小镇地处水系纵横的鄱阳湖平原，和爱镇有座我爷爷遗留的一块祖产，房屋是五楹带院的硬山式青砖瓦房建筑。由于祖父过世得早，父母又在离镇四十公里远的洪都谋职，这座房屋便租赁给一个远房表叔居住。

暑假期间，来和爱镇避暑是遵照父母的主意。

初次谋面，表叔就特别关照我，少和邻家的童川交往，那小子特别野，父亲也很凶，母亲患有癆病，你千万不要学他，我要对你父母负责云云。

对于表叔的初次嘱托，我很好奇，童川是谁？为什么不可以跟他交往？但我还是心怀叵测地点点头。

表叔把我安排在靠最东边的一间房居住。我住的房间，有两扇玻璃窗户，透过玻璃可以瞭望到一片沙洲和沙洲上的

芭茅，以及沙洲边缘的碧波荡漾大塘湖。

夏天的大塘湖，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都有各种水鸟袅袅娜娜地起落栖息。窗户的斜对面有一户人家，在回廊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位瘦弱的妇人，半躺在摇椅上，手中摇把麦秆扇。一个和我相仿的男孩，一日三餐在她的身边转悠，男孩的动作很敏捷，不是端茶倒痰盂，就是帮着打扇送毛巾。

妇人的丈夫很少出现，丈夫出现的时候，男孩和妇人都显得很拘谨。

男孩就是表叔警告我，少和他交往的那个人，他叫童川。

屋子的窗户，是我的房间唯一与外界直接接触的通道。在表叔家玩耍的最先的新鲜感消逝后，我习惯端坐窗前看从家里带来的《格林童话选》和《十万个为什么》，然后观水鸟，看芭茅吐火灼灼的缨须。

我发现，童川推铁圈的技术在和爱镇无以匹敌。

随便选块空旷的场地，用石灰划两条相距两指宽的平行线，从东倒西，或者从南到北，约百米远，他的铁圈就像他饲养似的，稳稳当当地在平行线内运行，从不超越线外或者中途倒地。

童川推动铁圈摩擦的嘶嘶声，在整个和爱镇的上空，霸气横秋。现在，童川在他的屋前场地已经推了两个来回，他的路线以他母亲的摇椅为起点，经过我的窗前，又以他母亲的摇椅为终点。这次童川把他的铁圈停在我的窗前，他问：

“我怎么老见你呆在家里。”

“我没伴玩。”